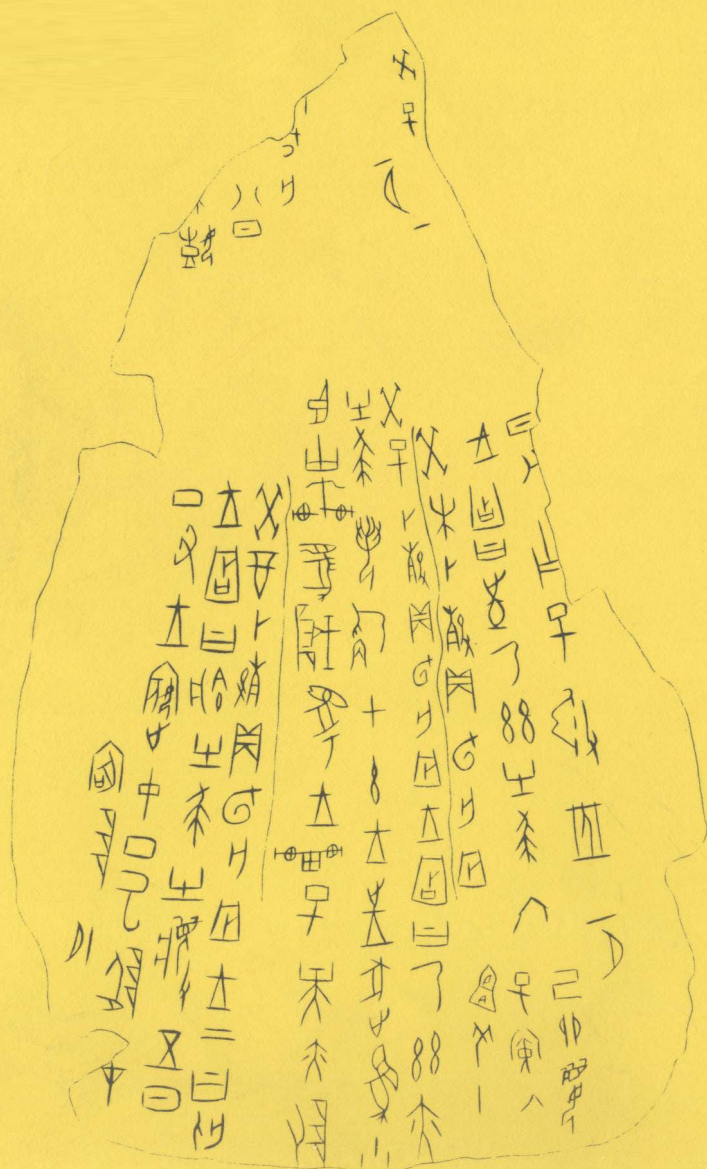


甲 骨 文 字 源

(續 集)

黃慕鈞 著



甲 骨 文 字 源

(續 集)

黃慕鈞 著

2 0 0 8

引子

本書是〈甲骨文字源〉2007 年版之（續集），把以前遺漏和那時未尋得答案之資料補列出來談。上次之書提及 "今字" 約 300 個，這次 "今字" 約 80 個。

所有論說只基於一個原則，在世界各地，總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，文字也即是能寫下的語音，所以結論是：字音比字形重要。

由於整個研究 / 整理之理念沒有變，所以覺得有需要把〈甲骨文字源〉2007 年版中之部份資料在本書中重印出來，並註（重印）二字，因為本書之有些讀者不一定有機會看過那 2007 年版，所以不知道它講過什麼。

文字由歷代相傳下來，其讀音，文意和用法當然會發生大小不等的演變。以現代人之理解去分析古人之造字和用字，其錯誤可大至牛頭不對馬嘴，作天馬行空式的野猜，小至隔靴搔癢而得似是而非的推論，吾人能做的只是儘量向前多進一步。學術研究總是接力賽式的前有古人，後有來者。

前言

(重印)

甲骨文是中國商朝 (約公元前 1300 年) 用的文字系統, 自公元 1899 年由王懿榮發現刻字之甲骨後, 經許多學者之研究, 猜認字由數十個增至到現在的幾千個。

劉興隆先生著的 <新編甲骨文字典> (增訂版), 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於 2005 年 11 月出版, (以後會簡稱為: <甲典>), 有 1,000 多頁, 自稱含字 3,000 個以上, 大概是目前最全的字典。但如看字典中之列字, 其中有很多是尙未能破譯的, 在已譯之字中還有存疑者, 故真正能確認者為數並不多, 由此可知甲骨文之研究還存有大片空間。

甲骨文其實是甲骨上畫圖, (以後會簡稱為: "甲圖"), 畫圖傳意即是象形文字, 畫(花)紋 = 寫文(字)。<甲典> 是把甲圖解釋後找到相應之今日楷書, 其中引用得最多之解是來自東漢許慎著的 <說文解字> (簡稱為: <說文>)。<說文> 一書在中國文字學方面享有大名, 但其解字有很多錯誤, 與它之大名不成比例, 有些解是似是而非, 有些只是在亂猜, 有些不會解時則摻入陰陽之說, 把字解得玄之又玄, 當然<說文>之錯可能是受當時之資料所限所致。

本書不是甲骨文字典, 所以不會把所有甲骨文字逐一列出來分析, 只把<甲典>中有些字覺得需要補充說明, 另作解析或存有疑問等情才列出來說。

本書之主要目的是在溯源, 當面對一個甲圖, 1/ 想確定它在畫什麼? 2/ 想表達什麼意思? 3/ 它的讀音是什麼? 唯有當以上三者都猜得正確了, 才能破譯得相應的 "今字"。

古代人有時亦會寫錯字(畫錯圖), 只要知道錯在何處, 錯從何來, 就可更改錯字而不必曲從錯字。

猜字時需要用點想像力, 但如想得過了火, 則又入了魔, 如何控制適當, 這則如烹飪藝術。

從<甲典>之資料，可知以前之解字都偏向字形和字意之分析。現在本書是想另辟途徑，從字音出發來聯係 "甲圖" 和 "今字"，因為在世界各地，人總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，文字也即是能寫下的語音，所以結論是：字音比字形重要。

這裡想說一個小故事以便引進 "音重要" 這個概念。假如有一餐廳服務生下一單去廚房，上寫 "一白反"，廚房工作人員見到後，當然知道是要 "一碗白飯"，這並不表示那服務生之文化水準低，連 "飯" 字都不會寫，他如此寫目的只在求速/偷懶，但依舊能傳達意思，原因是字錯音不錯，照唸還是音 "一白飯"。想求速/偷懶，服務生如寫 "一白食"，這可會遭到廚房人員的抱怨，所以同樣是錯寫，"一白反" 容易使人接受，原因是音沒有錯。

古代人想畫圖/造字，自然是畫有形之物，"日，月，年" 三字，"日，月" 二字易畫，"年" 字就不知該如何畫，就算想辦法畫出來，看的人不一定看得出那就是 "年"，所以甲骨文中有些圖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破譯。

古代人會造之字不多，通常是一甲圖作多種用途，即是等於幾個現代字，如畫一 "𠂔" 形，它當然是：[今字：𠂔 BO]，依此音，"𠂔" 形就借用作 [今字：百 - 白 - 伯 BO, BAI] 等同音/近音字，這一串字中之聯係是靠音，不靠形，再說 [百 - 白 - 伯] 三字也無形可畫，它們的字源是：𠂔，所以 "𠂔 - 百 - 白 - 伯" 和 "飯 - 反" 是具同一概念，可見字音之重要性。

字音雖然重要，但也有個限度，當人之社會生活越來越繁複時，字也會多樣化來適應。一音/一圖作多用途會使句意不明/誤解，這樣就失去文字傳意之功能，特別是中國字是單音節字，很多字都發同音，而字意各各不同，所以中國字後來發展到用部首來區別字意。

將來本書在解析圖/字時會用到一些概念詞，故順便在此介紹它們。

青 - 清, 晴, 情, 請, 睛, 蜻

以上一列字，它們的發音都從 "青" 來，"青 QING" 就是它們的 "音素"，那些字之左半邊 "水, 日, 心, 言, 目, 虫" 是 "意素"，它是用來定字意的。"意素" 通常稱為 "部首"。

也 - 地, 池, 他, 馳

以上一列字都不依 "也" 發音，所以 "也" 不是 "音素"，"也" 只是 "部身"，那些字之左半邊 "土, 水, 人, 馬" 是 "部首/意素"。

結論是：意素 = 部首。音素都是部身，但部身不一定是音素。

寫字寫句目的是在傳意，如不能傳意，寫字何用？所以亂寫錯字實在是在開倒車。寫同音字不能正確達意，因為字各有各的含意，如:-

世人 - 示人 - 弑人 - 釋人 - 似人 - 使人 - 是人 - 試人 - 視人 - 識人

逸人 - 役人 - 亦人 - 易人 - 益人 - 異人 - 藝人 - 義人 - 議人 - 憶人

如何把語音轉變成相應的圖/字，這是一個難題。古代人想必曾傷透腦筋去畫圖/造字，因為世上有些東西無形可畫，如:-

時間: 年, 今, 明, 早遲, 久暫,

顏色: 紅, 黃, 藍, 白, 黑,

感覺: 甜, 酸, 苦, 辣, 香, 臭,

情緒: 哀, 喜, 愁, 煩, 憂,

形容詞: 好壞, 新舊, 軟硬, 鬆緊, 難易, 強弱, 聰愚,

抽象名詞: 命運, 兇吉, 思想, 愛恨, 怨妒,

在有時無形可畫之情況下，老祖宗唯有借用同音/近音有形可畫之實物來畫，否則怎麼辦？故而出現如: "𠂔 - 百 - 白 - 伯" 這種系列之字，它們之血緣在字音，不在字形。

當一甲圖等於 3-4 個現代字，如果能知某一甲圖之音，這也等於可能找到 3-4 個現代字，這樣依音來沿藤尋瓜之收獲較速較大，這也是本書一直強調 "字音比字形重要" 之立論。

從甲骨文可追溯古代人之思維模式是一項有趣之課題，所以甲骨文並不是像平常想像中那麼冷僻和遙不可及的古董。

甲圖之上半是一牆壁，下半是開一口，作為 [今字：洞 DONG. 再借用作今字：同 DONG.]

<說文>說：同，合會也。從甲圖中很難看出有 "會合" 之意。

這先 "洞" 後 "同" 說是另依一個原則，"洞" 是名詞，"同" 是形容詞或動詞。通常來說，名詞往往較容易畫成甲圖，形容詞和動詞就較難畫，這說當然不能絕對化，如抽象名詞就因為是抽象也就畫不出來。

如現出一題，叫任何人去畫 "洞" 和 "同" 各一圖來表達，就可知 "洞" 和 "同" 哪一圖較易畫。

同

同

合集二六八。

H 口 合集三〇四三九

从凡，从口，與金文同。

同

金文周早矢方彝作同，周中不幾殷作同。

《說文》：「同，合會也，从凡，从口。」

卜辭作共同，合會之義：同世甲（同出，擒）續三三八六

不台咎（不同涉）甲三九一六 涉：涉水，渡河。祭名：工丙

台外……（壬辰卜，同父乙……）合集三三〇二

谷	谷 合集一七五三六 从宀，从口，示水出山谷，分開流入平原之義。與金文谷同。
周	周 早何尊作公，周中格伯殷作公。
說文	說文：谷，泉出通川為谷，从水半見出于口。
卜辭地名	卜辭地名：十又王曰：田里于
公	公（甲寅卜，王曰：貞翌乙卯其田亡災，于谷）合集二四七一 亡用作無。
中	中谷：（在谷）合集八三九五 疑假借作穀。
公	公既長才（賓谷歲亡尤）合集三八六三四

<甲典> 說是水出山谷，分流入平原。
 <說文> 說是泉出通川，從水半見出于口。

在甲圖中，其實不見畫 "水"，所以 <甲典> 和 <說文> 所說之 "水" 不知從哪裡說起？

甲圖上半之左二撇和右二捺畫的是 4 山丘，中間之空白是谷底通道，甲圖下半之 "口" 是谷底通道口。這甲圖是畫圖示意，是象形字，[今字：谷 GU]，它畫的是 "谷"，與 "水" 無關；假如畫的是 "水谷"，"水谷" 即是 "河，川"，不再是 "谷" 了。

甲圖是 [今字: 牟 MOU]. MOU 是牛叫聲.

| | | |

甲圖似畫: 牛 + 口 , 音: GAO . 依音去查, 牛叫聲不會是: GAO .
(這可參照上列 " 牟 MOU " 音.)

<說文> 說 "牛觸人, 角著橫木, 所以告人也."

依甲圖來看, 這 "告人" 之說似乎太想入非非, 不知如何能得此結論 ?
這怎教人信服 ?

"告" 字在甲骨文中含: 報告, 禱告等意, 所以這可以肯定甲圖之下半部是 "口" 字, 有疑者是甲圖之上半部, 它不是 "牛", 而是從 "口" 而出之 "告訴, 陳述", 這 "三叉" 猶如 "蛇吐信" 是在陳述: 條理 / 詳情, 所以用 "三叉" 來表示 "多" (理) (詳), 是 [今字: 告 GAO].

古

出 英三五三 出 屯二六九一 从口。申母聲，釋古。象置兵器盾于口，示大
 事發生，為古，故之初文。卜辭捍字作  或  申，金文戎作  或  戎，
 所从之口、申、、、十即為盾。

古

(故)

金文周早孟鼎作  古，古伯尊作  古，師旂鼎作  古。
 《說文》：「古，故也，从十，識前言者也」。非初義。

卜辭作故、辨事也： 竹 立 古 (其从王古) 合集九五六。人名：古

古 (古文令) 合集二二六八二  古 (婦古) 合集六三三五 貞人名：古  (古貞)

甲二二三 方國名：古 必 古 (古來馬) 合集九四五 古 必 古 (古來犬) 合集

古 必 古 (執古子) 合集五九〇六

這 "古" 之甲圖很難猜，只知它的讀音是：古 GU，等於今楷：古 / 故。

<甲典> 說是把盾兵器放入箱內，表示大事發生。

1/ 一般之盾，主體是一 "板"，正中並沒有高於 "板" 的一 "桿"。

2/ 置盾兵器入箱，怎麼等於 "大事發生"？

基於以上之 2 疑點，這 <甲典> 之解釋就難以叫人信服。

<說文> 說是 "識前言"，這解釋可能是根據甲圖下半之 "口" 形才作 "言" 解，但甲圖上半之 "木板" 怎會等於 "前" 就難以想像了。

當然，對一謎可以各由各猜，能使人信服者才是真答案，故有興趣者都可來試解，現作一嘗試。

"古" 甲圖上半之方塊是一 "板"，正中之一豎是一 "桿"，甲圖下半不是 "口" 字，而是代表 "土地"；把一 "板" 用 "桿" 插入 "土地" 來定位 / 定界，定 = 固，故是

[今字：固 GU，意：固定，再借用作今字：古 GU，故 GU]。

今字：固 GU 之最外面之大 "口" 形亦與 "土地 / 邊界" 有關。"古今" 之 "古" 和 "故事" 之 "故" 都畫不出來，故而借用。

不知以上之解法大家是否可以接受？

甲圖可分成 2 類 :-

1/ A, B. 是 [今字: 病 BING]. 有人臥床.

2/ C, D. 是 [今字: 疾 JI]. 有人受 (箭) 傷.

在現代, "疾病" 二字往往聯用成一詞, 等於 "病" 字. 在古代, 可能 "病" 是 "病", "疾" 因含有 "矢" 字是 "(外) 傷", 大概等於: 內科病, 外科病之分, 故而甲圖有不同之畫法, "疾病" 二字原來不同圖, 不同解, 不混用; 後來 "疾病" 二字變成可以混用.

最末之甲骨文例句之解: 疾 (JI) 雨無災害 = 急 (JI) 雨無災害, 這詞句值得探討一下. 在現代用詞, "疾雨" = "急雨", 它們的發音也相同; 如單看 "疾" 字, 它是 "病", 根本與 "快慢" 速度無關.

現代用語中有: 疾風, 疾雨, 疾走, 疾足先登, 這個 "疾" 字都等於 "急" 字; "疾足先登" 難道解作 "病腳先登" ?

在古代, 先有 [今字: 疾 (JI), 後借用作今字: 急 (JI)]. "急" 是形容詞, 畫不出來, 而 "疾" (中箭) 則比較易畫.

這最末句甲骨文之圖畫的不是 "疾雨", 而是 "病雨". 從 "病 BING " 音去查, 可找到近音字: 頻 (PIN). 病雨 -----> 頻雨 (重複連續之雨).

整句的意思是: 病雨無災害 -----> 頻雨無災害.

宋



合集二〇七五



英一七七



合集二二〇

从宀从木，象以木支



撐屋頂，會為居室之義。

金文周晚北子宋盤作，春秋趨亥鼎作。

《說文》：「宋，居也，从宀，从木，讀曰送。」

卜辭人名：立出早（王出子宋）合集二〇三四 出用作侑祭名。

……子（……祐子宋）合集二〇三五 祐：神靈祐助。地名：于

（于宋）合集七八九八 （合自往宋）合集二二四〇

方國名： （鼓其取宋伯……）合集二〇七五 伯：方

國伯長。

李

木早 英一〇一三 从木，从子，示木上結子，果也。即紫紅色味酸甜之李。

《說文》：「李，果也，从木，子聲，，古文。」

卜辭人名：木早于（……李于宮，亡災）英一〇一三 亡用作無。



甲圖是：上 "木"、下 "子"。"子" 意是："小，種子，果"，但 "李" 字為何音：力 LI？ 依音去猜，甲圖是 [今字：粒 LI。"粒" 是一量詞，等於 "顆" 字。再借用作今字：李 LI。]

<說文> 說 "李 LI" 從 "子 ZI" 聲，這明顯有錯。

此甲圖上是屋頂，下是 "木"，甲圖之結構與 [今字：宋 SONG] 完全相同，疑點是為何 "宋" 之讀音為 "送 SONG"，不讀為 "木 MU"？

以音去追查，此甲圖之原意是用 "木" 去撐高屋頂 / 房屋，它是 [今字：聳 SONG，嵩 SONG。這二字都表示 "高"。]